

核定後，酌量情形，呈請國民政府或令由主管長官頒發。

第七條 依本條例給獎者，於不違反第四條之規定，得按其情節，給以一種或二種以上之獎勵。

第八條 守土有特殊功勳，堪資模範者，除給獎外，並將其事蹟修入國史館省縣志。

第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國家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均願共赴國難 運公

自去歲對日抗戰展開以來，舉國同仇敵愾。各黨各派相繼為抗日救亡而奮起，咸於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下，願與國民黨合作。其最先表示合作者為共產黨，曾於去歲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詳見本誌第三十四卷第十八、九號）。其次則為國家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均於本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具函蔣汪兩總裁，申明合作意思，經蔣汪兩總裁復函嘉納。茲將該兩黨代表與蔣汪兩總裁往復函件照錄於後。

（一）國家社會黨代表與國民黨總裁往復函件

張君勵函 介石總裁，精衛副總裁鑒：
本月三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舉

詩經嘯鳴求友之義，昭示海內。同人等捧讀之下，慨然有動，不敢不勉竭愚誠，冀贊盛業。同人等以為一國人民言行之所不能逃者，厥為歷史上遺留之民族性，吾國聖賢之宇宙觀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其心目注意之方面多，故不好為一偏與排他之論。反之最近歐洲各國政局，常有有我無他之象，立足於無產階級者，不容資本家之存在，立足於個人自由者，不顧及全社會之幸福，以是黨派對立，與其相殘之酷，頗有為我東方人所不克瞭解者矣。

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以還，舉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為立國要義，主張個人自由而不忘社會公福，主張民族本位而不忘世界大同，其於採用西方政制，固已貫以吾國民族性於其中

矣。今之持共產說者，漸自階級立場轉而努力於民族生存，持極權說者，亦知法西斯主義難行於中土，此吾民族性不走極端而好調和之明證也。惟吾國有此民族性，故言治術則儒法同進，言宗教則釋道並尊，未嘗有如歐洲之相排相殘，此實吾族含宏廣大之優點，而應謀所以保存之而發揮之者。此次大會宣言，即為代表此種中庸性之重要文獻。語云：和氣致祥，吾國而有此氣象，其為民族性本然之表現，同時即為復興之朕兆，有何疑乎！

同人等鑒於十餘年來青年惟務外馳，竟忘國本，乃標國家社會主義，且組織國家社會黨以矯正之，昔年曾刊布「我們要說的話」一篇，臚舉各項主張，內容繁複，非一函所能詳。然吾人之言，與中山先生遺教有若合符節者，茲舉三點言之，以資參證：

第一、國家民族本位，吾輩政綱中曾有語云：吾國相信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階級觀念決不能與之相抗，無論是已往的歷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達到高度，無不

立刻冲破了階級的界限。日人壓迫吾們到這種地步，雖平日在對抗中的資本家與勞工，亦都不由得不聯合一氣，從事於抵抗，所以民族觀念，是深中於人心，而較階級為強。只有民族的縱斷，能衝破階級的橫斷，卻未有階級的橫斷，能推翻民族的聯合，即以蘇俄論，他的成功處不在階級鬭爭的國際化，只在社會主義的民族化。

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吾輩政綱中曾有語云：『吾們所想出的修正的提案是什麼，首先可說的便是必須建立一種政治制度，在原則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實施上必須使黨派的操縱作用不能有所憑藉，於是這種政制在平時不拘兩黨或多黨都能運用，即假定無黨亦可運用，而在緊急時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與力量，不分黨派，我們相信這樣制度不是不能創造的。』但歐戰之後，批評民主政治者，往往而見。如今之義德等國，竟目民主政治為惡劣政治。同人等以為政治的社會之要素，不外乎二：其屬於國家者為權力，

其屬於個人者為自由。為行政之敏捷，與夫應急之處置計，不能不擡高權力，為個人之自發自動與養成自己負責心計，不能不許以言論結社之自由，地方自治與夫參政大權。惟有此等權利，而後人民有實際上參預政治之機會，而後知輿論界議場上政府中言論之不可以苟發，而高調與笑罵之無濟於事。蓋民主政治之下，人民得真正參加政策之決定，其責任心自養成，其政治智識自增進，及至國難臨頭，尤貴乎事權之統一與執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權力託之於戰時政府，可見正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實行及至戰時人民自然感覺權力集中之必要，如歐戰時之各民主國之戰時內閣，皆其彰明較著者也。

第三、社會主義，關於經濟制度，同人期望社會主義之實現，政綱中曾有語云：『為個人謀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況計，確認私有財產。二、為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劑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三、不論私有與公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計

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擔任而貫徹之。四、依國家計劃，使私有財產趨於平衡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五、國家為造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原則平和方法移轉吸收私人生產或其餘值，以為民族經濟擴充之資本。

自此三點觀之，可知同人等之主張與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之三大義措詞容有不同，而精神則並無二致。良以中山先生之三大要義，固已確定吾國之立國之大徑，而莫能出其範圍，「然立說內容間有出入，則以政象因時而異，藥石自難盡同，此環境使之然也。」況衡諸抗戰建國綱領二十六條，在抗戰期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云云，則政府態度與在野黨派所要求不謀而合，在同人等自當開心見誠，以國家社會黨之主張行動，向公等公開而說明之。顧政治不獨限於若干項之大綱，尚有因時因地因事而生之問題，非今日所能預測，同人等更願本精誠團

112944
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願爲公等確實聲明也。

更有進者，方今民族存亡，間不容髮，除萬衆一心對於國民政府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吾輩同志之中，有參加民元之革命者，與反對洪憲之帝制者，平日自命爲對於中山先生創建民國之工作，亦嘗負弩前驅，因此愛護民國之心尤爲深切，則處今日強寇方張，僭竊潛起之際，尤當追隨公等之後，鞏固主權，保全國土，使中華民國長保昔日之光榮，且得今後之自由發展，此亦同人等區區志趣所存，當蒙鑒察者也。特佈肺腑，惟祈亮照，專此敬頌助安！

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勵拜啓

四月十三日

蔣汪復函 君勵先生惠鑒：頃誦來書，承

示所有主張，與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在精神上並無二致，今後更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旨，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而於

擁護政府維繫民國尤拳拳致意，語重心長，至爲敬佩，而態度之坦白，情意之懇摯，尤見謀國之忠，憂時之切，實深欣慰。中國國民黨對於抗戰建國之大計與期望，已具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本黨同人念國難之方殷，責任之未盡，在國民大會未召集以前，自當竭其心力，勉負責任。更望全國賢智之士，或加入本黨，共同負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俾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得以早日完成。凡此熱忱，定荷垂察。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之自由，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六條既已確定其範圍，並加以保障，自今以後，惟當本此方針，共相策勉，庶幾同心同德，弘濟艱難，國家民族前途光明，有繫於此。掬誠奉復，諸祈鑒察。專此，敬候台安！蔣中正

汪兆銘啓

四月十五日

(二)中國青年黨代表與國民黨總裁

往復函件

左舜生函 介石、精衛先生惠鑒，敬啓者

國難尚在極嚴重之階段中，中國青年黨同人雖堅信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但在目

前，則尙不敢即以輕忽之心遽弛其戒懼之念。國民黨最近所發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同人等曾詳細閱讀，並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深信果能斟酌緩急先後，逐一見諸實行，必與國家有益。中山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其一在爭取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黨政爲依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築，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同人等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適相符合，願表示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爲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赤誠，始終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人等夙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來所慘淡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的貢獻，同人等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

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終始不渝，補偏救弊，未嘗因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績如何，固不欲自爲陳述，總之，同人等觀目前之艱鉅，念來自之六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此外亦無所企圖，坦率直陳，力求實效，耿耿之懷，敬候明教，此頌助安，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謹啓。

四月二十一日

蔣汪覆函 舜生先生惠鑒：展誦來書，承示對於國家前途之觀察，思深慮遠，至爲欽佩，並承示及夙昔主張與本黨總理孫先生畢生

台兒莊大勝後各地戰況

日寇佔領南京之後，其第二步戰略，即爲奪取徐州，取得津浦隴海之中心點，打通平滬交通之聯絡，再進而侵襲武漢，逐次完成其征服中國之迷夢。日寇以南京之易取，視徐州之奪取，直探囊取物耳。詎知進攻以來，雖用盡方法，仍不免失敗，而台兒莊一役失敗尤慘，磯谷

奮圖之目的相符合，掬示擁護政府之赤誠，願爲抗戰建國而盡最善之努力，誠懇坦直，矢共艱難，循誦之餘，彌深感慰，本黨對於抗戰建國大計之期望，已具詳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責任所在，無可旁貸，唯實踐之功，必出羣力，今日舉國共同之期望，唯在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本黨職責之艱鉅，希望集中全國賢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而謀國家久遠之福利，苟趨向之從同，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相勉者也，輒因來書，布其誠款，即維鑒察，祇候台綏，蔣中正，汪兆銘謹啓。

四月二十四日

斛泉

坂垣等精銳部隊，幾全被殲滅，一鼓而下徐州，征服中原之一場好夢，已完全粉碎。然日寇失敗之餘，仍無悔禍之意，在津浦、臨沂、平漢、江南各地正復侵擾不已。各地我軍剿殲日寇之作，亦未容稍懈。近日以來，各方戰事，雖未如台兒莊殲滅時期之激烈，然亦有足紀者，如魯南

方面，台兒莊退出之殘敵，仍作困獸猶鬪之舉，於嶧縣周圍與我軍頑抗；於平漢方面，則敵寇進踞我新鄉、封邱、原武一帶，我圍攻濟源，晉東我敵戰於榆社武鄉之間；晉西則我乘機克復永和石樓鄉寧等縣，江南方面，則廣德我軍北進，滬杭線上我軍尤爲活動，處處使敵無所施其技倆。此中詳細情況，軍委會發言人已于發表，分析至爲詳盡，茲特錄之如次，以窺其大概焉。

津浦正面

台兒莊退出之殘敵，於四月九日

以主力佔領嶧縣近郊之雙山、曹莊、吳家村、亂溝、嶺山、小濠溝、臥虎寨、老虎山各要點，同時復佔臨城原有一部，被其佔領，窺其企圖，在利用良好地形，固守待援。我軍自八日起，即以原來之右翼、中、左翼三軍，分別向嶧縣及其兩側山地追擊。右翼軍沿臨嶧公路，於八日擊退當面之敵，進佔九山及雙山一半（嶧縣東側）。現在雙山、曹莊、蘇家埠與敵對峙。中央軍沿臨嶧鐵路線前進，八日肅清南北田營之敵，隨即佔領泥溝、嶺山、向山西一帶。左翼軍進展甚速，一部迂迴嶧縣西北，佔領永安莊，主力由西北向東南攻擊，佔領臥虎寨、老虎山等各要點。敵雖屢次反攻，均被擊退。其由嶧縣西南方進攻者，佔領黃山、八里屯、張莊、齊村之敵約三四千人，經我猛烈攻擊，固守堡寨，我軍於八日衝入齊村一